

小

腆

紀

年

小腆紀年附攷卷第十三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鼐撰

秋七月己巳明焚羣臣迎降書於午門

王御午門內侍捧小匣置御前諭羣臣曰朕本無利天下
心以勲輔擁戴不得已勉徇羣策浣衣糲食有何人君之
樂朝夕乾惕恐負重付豈意諸臣已變初志昨巡閱之使
得爾等出關迎降書二百餘封朕不欲知其姓名也今命
錦衣衛焚之午門爾諸臣尙洗心滌慮尙能竭節奉公不
渝終始是所望也王長身豐頤聲如洪鐘聞者悚息

明總督何騰蛟遣兵勤王

初王數議出關爲鄭氏所阻騰蛟疏請幸贛州協力以取

江西令郝永忠將精騎五千奉迎永忠逗遛鈔掠甫抵韶州而

王師已過衢州矣

臣竊曰勤王無功何以書土崩瓦解之勢已成而惓惓不忘君父嘉其志不更苛其功也特書之以愧世之時危而棄其君者

獻賊毀成都走川北

獻忠自江口之敗勢不振又聞會英王祥兵日逼乃決意走川北用法移錦江而洩其流穿穴數仞實以黃金瑤寶累億萬殺人夫下土石以填之然後決堤放流名曰鉅金又盡毀宮殿墮砌堦井搜牛犬盡磔之曰自我得之自我

滅之不留毫末貽人也於是月拔營盡起駐西充山中又恐其下爲變輒取懷中小冊喃喃自語曰天教我殺我敢不殺或問之獻忠然久之曰皇帝極是難爲我有金銀數萬兩絨貨數萬挑驢馬百千頭往南京作絨貨客人耳問者曰卽如是解散衆兵亦可何必殺人獻忠曰我面有刀痕他日恐漏洩也衆見其謀之拙也知必敗然畏其兇惡莫敢爭焉

明楊展追獻賊於漢州不及封遺骨而還

展追至漢州賊已遠颺乃盡收暴骨叢葬焉識其碣曰憐爾白骨之慘用加黃壤之封

八月甲申我

大清兵克建甯明兵備僉事倪懋熹死之

懋熹字仲晦鄞人錢肅樂之致書定海總兵王之仁也難其使懋熹請行以大義說之之仁竟如約魯監國授職方主事唐魯頒詔之贊使臣或被戕議遣一能者往懋熹又請行人闕王大喜令以僉事分守建甯道標故有兵千人爲芝龍所撤懋熹乃捐俸募兵出闕力不支一軍盡殲死

焉年三十九

致曰本結詞亭集倪公墳版文

甲午明唐王出奔

王聞仙霞不守自延平出奔宮眷皆騎猶載書十餘篋以從從者輔臣何吾驤朱繼祚黃鳴俊數人而已

未我

大清兵入仙霞關明守浦城御史鄭爲虹給事中黃大鵬死之
爲虹字天玉江都人崇禎癸未進士除浦城知縣王之入
閩也道浦城聞其爲廉吏欲拔置左右部民相率乞留有
十不可去之疏乃令以御史巡視仙霞關駐浦城鄭芝龍
部將奪商人米爲虹繩以法芝龍訴於王王諭解之尋令
巡撫上游四府兼領關務紀綱肅然將士斂迹迨芝龍撤
守關兵仙霞嶺二百里間虛無一人

工師長驅入百姓擁爲虹見貝勒令之跪不屈勒之薙髮爲虹
曰負國不忠辱先不孝忠孝俱虧生我何爲甯求速死髮
不可薙也明日責令輸餉爲虹曰清吏何處得金百姓欲
代輸贖死爲虹曰民窮財盡烏乎可大罵奪刀自刺胸膺

不死遂見殺大鵬字文若建陽人少孤貧不能從師從旁
竊聽遂知書能屬文崇禎庚辰進士知義烏縣有聲王石
爲兵科給事中兼治兵餉以仙霞重地宜使閩人自爲守
令協爲虹守之被執南向立不屈死浦城人皆廟祀焉放
南畝載黃大鵬事外又京營參將吳江洪祖烈浦城千戶
錯特甚今從明史
張萬明及其子都司翹鸞皆同日死放曰沈彤吳江縣志
爲虹畧同各就所聞者記之也惟百姓代輪載祖烈死時事與鄭
非祖烈所能得之於民者故仍係之爲虹焉又同安破都
督同知義烏傅起燿閩清破知縣西安陳其禮偕子龍王
婦吳氏壻徐應宜不屈死月日不可詳附志焉

丁酉我

大清兵取延平明知府王士和死之

士和字萬育金溪舉人避亂入閩謁選得吏部司務陳時政闕失六事曰文職廣而妄銜者多武弁驕而立功者少升遷驟而責任益輕議論煩而實用惟寡聽納博而精神愈勞移蹕頻而民生日苦疏列數千言王讀之曰此苦口良藥也朕朝夕省覽爾諸文武亦共儆戒刊所奏分賜之是年夏擢兵部主事以延平爲駐蹕地授士和知府事王倉卒出奔留兵部侍郎曹履泰偕士和居守俄警報疊至士和召父老告之曰郡守當與城存亡若等自爲計毋以數萬生靈膏斧纒也衆皆泣入內署謂其友曰吾一介書生不數月而位二千石不死人且謂主上不知人自縊死

我

大清兵取明天興府禮部尚書曹學佺定遠侯鄧文昌死之日

語書謂通政司馬思理死之按丁亥入月魯王以馬思理爲東閣大學士卒於戊子冬十月是思理未死也豈另一人歟此等多不可解

貝勒至延平詢知王由汀州趨江右乃遣總兵李成棟領兵追王自統

大兵取福州尚書曹學佺奔鼓山佛前問休咎甫下拜見繩一縷袖之歸題壁曰生前一管筆死後一條繩衣冠自縊死文昌甯河王愈之後南渡時任後軍都督航海赴闕襲封定遠侯奉命留守福州與妻徐氏同死徐卽魏國公宏基之女也時同死者文臣則中書舍人閩縣鄭引儀前懷遠知縣秦甯江張鳴及其子白龍懷龍前建陽知縣臨穎崔

攀龍武臣則長汀人游擊張兆鳳汀州衛人守備李國英
未仕者進士則永定吳煌舉人則莆田林說林曾賓福清
林化熙卓震貢生則侯官元綸廩生則同安張璇光武舉
則永福趙子章民人則閩縣趙卯雖其事不可詳述而姓
名猶可攷焉

或曰本鄭諱攷有福安繆士珦拔上珦
乃死於福甯之難與劉中藻同時事

辛丑我

大清兵入汀州明唐王殂后曾氏及福清伯周之藩給事中熊
緯等死之

丁酉王奔順昌而

王師已抵劍津倉卒就道妃媵有一騎而三人者福清伯周之
藩給事中熊緯率兵五百隨行中途會后輓陸地之藩下

馬檢獻王不名其官惟呼我兒王口渴覓飲之藩以小桶
汲之曰願陛下一統王喜飲之袍袖俱溼加之藩總督御
營二十七日抵汀州明日五鼓之藩朝行在猶聞王與曾
后角口聲俄有十餘騎稱扈蹕者踵至則追兵也呼問誰
是隆武之藩挺身呼曰吾乃大明皇帝也羣射之之藩拔
箭手殺數十人俄腦後中箭墜馬被殺熊緯杵二十餘人
格鬪亦箭傷喉死王與曾后遇害於汀州之府堂時八月

二十八日辛丑也

攷曰諸書皆謂隆武被執送至福州斬於市曾妃被執投九龍潭死空游外紀

云錦衣衛陸昆亨眼見隆武帝后戎裝小帽與妃被執於汀州之府堂百姓收羣屍葬於羅漢嶺當得實也或又曰汀州代死者為張汝遠王實木死後鄭成功屯其鼓漫與有遺使存同諸臣者云為僧於五指山然亦莫知其真偽

傳御史王國翰偕子隨駕死

攷日本粵游見聞

戶部尚書姜一洪

徒步追扈抵嶺之木榔巷力竭慟哭赴江死翰林院編修
徐復儀典試雲南幅巾草履走千里歸辭父母投厓死御
史艾南英郎中賴垓皆以間難後死武臣則總兵胡上琛
從至汀州遇變奔還福州與其妻仰藥同死百戶閔時守
麗春門矢洞胸死之藩字長屏井研人崇禎中爲福建參
將王之出師也命以所部由汀州直抵南昌授御營右先
鋒封福清伯縉南昌人崇禎癸未進士由行人升給事中
一洪餘姚人萬曆丙辰進士復儀上虞人崇禎癸未進士
南英東鄉人天啓四年舉於鄉嘗起兵建昌兵敗入閩陳
十可憂疏授主事尋改御史垓崇禎戊辰進士上琛世襲
福州右衛指揮使時汀州衛人又有陳若水者亦以追扈

力竭死而爵里無可攷焉

臣竊曰聞之黃宗義曰王英才大畧不能鬱鬱安於無事及遭逢患難磨礪愈堅於世之嗜好淡如也性喜文辭手撰三詔見者無不流涕感動御製祖訓後序行在摺紳便覽序皆典雅可誦論者徒見其不能出闕遂言其好作聰明無帝王之度此以成敗論也王之託於鄭氏所謂祭則寡人而已蛟龍受制於螻蟻可責其雷雨之功哉閩之亡天也勢也

我

大清兵克廣信明巡撫周定仍副使胡奇偉同知胡甲桂死之

兵部尚書詹兆恆退保懷玉山

定仍守雪笠南昌人崇禎癸未進士黃道周之出師也定
仍以監軍御史偕員外郎萬文英分兵援廣信與侍郎詹
兆恆協守授定仍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會湖東副使進
賢胡奇偉總兵徽州汪碩畫以兵來永州同知崑山胡甲
桂亦以道梗改廣信相與固守碩畫兵敗貴溪不屈死是
月諸軍皆潰城遂陷定仍見殺奇偉自刎死甲桂被執幽
別室自經死又有貴溪舉人畢貞士者亦與守城城破行
至五里橋拜祖塾二觸橋柱死兆恆聚眾數千人退據懷玉
山

攻日三藩紀事本末以破廣信爲四
月事按四月破鉛山時廣信未破也

我

大清貝勒勒克德渾誅明馬士英阮大鍼方逢年方國安於延

平市

大兵搜龍槓獲方氏父子與馬阮連名請駕出關疏按月日在
既降後遂駢斬逢年國安士英於市大鉞方遊山間之自
投崖下死乃戮其屍或曰士英實未降遁入太湖投長興
伯吳易軍中明年爲官軍所獲戮於市大鉞從

王師逾仙霞嶺遭疾同行者曰子老矣無苦跋涉大鉞艷然曰
吾雖老尙能彎弓躍馬嘻此必東林復社來問我也軍中
初弗解東林復社爲何語曰子行矣非敢有撓也大鉞乃
下馬步行過五通嶺喘息不相屬蹲一石上死其僕下嶺
購棺顧無所得木槨數日昇板扉上則屍蟲四出存腐骨
而已或曰方其自矜時爲士卒擠巖下死或又曰大鉞登

嶺時忽頰首大呼曰介公饒我遂自撻面墜馬死介公雷
續祚字也蓋好事者爲之也

臣竊曰馬阮爲當時衆惡之所歸未死而詎其死既死則
快其死所聞異詞所傳聞則又異詞矣曰東林復社間我
曰介公饒我此語既軍中所不解則亦誰聞之而誰傳之
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者固不暇計其說之眞贋也然則
何以決其伏

國法哉請駕出關之疏在我

則爲叛臣在勝朝則爲義舉非實有是事則載筆諸君子必
不以所樂聞之事加之所甚惡之人而明史旣臚列是說
江氏臺灣外紀以閩人說閩事確指之而無疑詞則作史

者亦信其所可信耳大鍼之罪浮於士英筆伐口誅之文
果贖不能載蕪湖諸生沈士柱者字崑銅復耐名士也有
祭文以滑稽之文窮鬼賊之趣錄之以當斧鉞焉文曰丙
戌長至之後二日近故降大司馬阮公之喪至自浙東蕪
湖沈某辱公知最深爲文以告其壻曰古稱知己重於感
恩以余觀之豈獨恩爲知己哉漢之有孔融也博文強記
一代師表操非不知之唐之有顏真卿也純忠大節爛然
與日月爭光盧杞非不知之然惟知之深故忌之愈切殺
之愈速天下後世知操杞之妬賢榮身而不知於兩公未
始不稱相知也以予少賤未嘗與司馬公謀面竊聞公以
早歲援巍科歷登華臚中常侍之際勢中要路與賢士君

子爲仇說者遂詆公爲假子獻百官圖導之殺正人予謂不然逆燄薰灼嗣膺滿天下得公不加益失公不加損效吮癰舐痔之行媚銜憲握爵之人具翻江攪海之才行墜石下井之計何求不遂何欲不盈而位不過光祿雄狐九尾不得與彪虎稱雁行予以知公之迹巧而事拙也烈皇帝手定逆案閱公封事入贊道之列終身不齒鼎湖之後說者以公深仇先帝不復爲先帝報仇予謂不然先帝御宇使悉公權智復爲採錄抑或洗滌瘡痍涵茹包容則恩怨親仇與衆相忘久矣惟毅然不搖於羣論使公十七年林壑養其鱗甲豐其羽毛得甘心快意爲殺人之具者伊誰之賜也予以知公之陽仇而陰德也公初涉藝苑其詩

文不異常人後所製詞曲奔走一時說者謂其憤時嫉俗科諱皆指日正人予謂不然宏光半載公所以登場塗面自爲玩弄嘗語人曰甯使終身無子不可一日無官與流芳遺臭語何異及逃竄鳩茲復謂敝鄉親友我必不學伯豁走錢塘公自比宰豁作譏錢塘此語不出前史作劇者神子胥之靈以褫公等讒邪之魄公曰不識史胸中獨有梨園稿本以國爲戲予以知公之膽大而才小也公以里閭小怨壇坫微詞殺雷介公周仲馭復興鈞黨之獄使宇內重見范滂張儉之事騷然不甯說者罪公流毒宗社職此之由予謂不然跡公所以見叱者不止殺周雷一事且周雷以亢直聞天下見忌羣小不獨一阮也阮不殺羣小

必殺之卽不死於阮不死於羣小設不幸賢佞並列邪正不分終令大厦莫支狂瀾失砥迨五月十一日無補於存亡之數而後隕命報國執春秋之義者不責其見幾之不早則議其反正之無術故死於阮猶愈自死也卽同難諸君子青衫牢落雕蟲小技當與草木同腐天假公手登彈墨以永其名俾異代得與廚及同稱雖公爲國謀不忠爲身謀不祥而爲諸君子謀則善也予以知公之事險而意厚也公聞變倡逃棄君如敝屣一代共主陷於懷愍徽欽之辱說者以賣君而緩追期與諛國而趨間道者律於馬同罪予謂不然公與馬密謀定策如置弈棋有無君之心然馬一貪夫敗類自公出山無日不以戕賊毒螫爲事馬

墮其術中不覺及愧悔爲所用而事已去矣浙東一載馬
尙歡然同方合志而不知輸誠納款公又先馬效之矣使
公同受戮西市一生惡迹補過蓋愆天奪其魄何委質後
方糜爛以死生與馬同醜行死並不得與馬同榮名天實
爲之也又傳公騎行萬山中臨岩一跌身首異處從者挾
其頭馬上三日而後得棺以殮公之智能保首領於生前
而不能全軀於歿後誰分其屍誰傳其首天實爲之矣予
以知公之意狡而神愚也是前五者其行事皆灼然耳目
議公險者予爲公平之議公深者予爲公淺之議公毒者
予爲公厚之議公巧者予爲公拙之獨詞曲一端人或高
公之才而予獨畜以俳優謂公以人國僂倖皆坐此病雖

較衆爲深文然泉下有知未必不以予爲知言也意予以
隔縣諸生既無一日半面之交雖曾辱品題亦無單詞隻
義之譏評濫施行墨不知公從何風聞怨毒爲甚夫士卑
視王侯莫如補衡其面辱阿瞞無人禮而操能容之予卽
小過微文刺譏又出人傳送粉飾增益公何必欲置之死
地憶黨禍初發公會庭語座客某某者我之門人故舊子
也而中叛之是悔罪無暇好修者也某某者是色厲內在
我能令望塵而拜膝行而前者也某某者有小才而無用
我但喪其膽摧其肺肝使之閉門思過縮胸不得出者也
惟二沈崛強必生致之二沈者一謂眉生攷曰眉生者一
宣城沈壽民一
謂予也夫崛強之名世所諱古所尊公不吝以加諸予公

不可不謂知我今秋公降後聞將有綸扉之命同人皆動
 色相戒復為予危之予笑謂人曰阮公狡獪人也其於予
 一發不效有懈志矣使復再為之公自度向以搏象全力
 免尚得脫今游魂餘燼自救不暇焉能鉤致周內復陷人
 於罪罟哉予知公之必不為也予不可謂不知公今有人
 接遇之殷綢繆之素而實汎常公操利刃設深阱致我流
 離瑣尾家業蕩然猶竊附於知己之誼魂而有靈當臨風
 一笑也

攷曰王士正漁洋詩話云金陵祖堂寺大賊被廢
 後居之寺多其書蹟又寺門近吉山為阮墓道石
 湖那助題詩云高墳何處
 繫中有窮奇骨附志之

明翰林院檢討傅鼎銓起兵宜黃

鼎銓字維衡臨川人崇禎庚辰進士官翰林院檢討北都

之變不能死出謁賊爲人所訕鼎銓悔恨思自滌隆武帝立與同里揭重熙俱爲大學士曾櫻所薦重熙得召見而鼎銓以降賊故僅予知府銜赴贛州軍前自効旋復故官聞福州不守借兵於甯都之田海忠不應乃自集鄉勇復宜黃駐劄樂安

明僉都御史江西巡撫揭重熙攻撫州不克

重熙提兵援福州已聞隆武帝赴贛乃倍道趨還途遇

王師掩擊大潰急收散卒攻撫州中軍洪深歿於陣僅存千人乃退次王洞聯絡安東金貴諸砦以爲後圖

九月戊申明上杭人執職方主事李魯以降於我

大清魯不屈死之

魯字得之上杭人幼穎慧天啓四年舉於鄉甲申國變山
寇蜂起上杭尤甚當事議募鄉兵魯曰四鄉皆寇出沒之
區召募之兵慮卽寇也兵寇雜伍此以城與寇耳在城者
當大戶捐貲結義以固城在鄉者當大戶鳩宗築砦以固
鄉上書於撫軍張肯堂撫軍稱善諭邑令舉行而城中富
民謂魯張皇多事及乙酉夏江南江西皆破魯誅茅於福
員山閩中建國閣部曾櫻貽書譙曰發不恤緯匹婦猶知
之志士仁人乃宴宴居息邪魯乃詣行在上封事其一曰
簡忠誠之士以救時艱近世論人動曰救時之才至問所
謂救時者假巧通方士耳夫假巧通方乃改身鬻面之別
名破滅人國則有餘矣可謂救乎臣愚以爲天下無無才

之人但心有誠僞耳心誠則大才可大用小才可小心
僞則小才害及小大才害及大也凡處必擇便安言豫持
兩可微長卽欲自炫護短惟恐人知者僞人也受職而塞
蹇匪躬奏對而侃侃不回功與人同而不私過與人見而
不諱者誠士也親誠遠僞在人主力持其衡而已一日加
守令之權以練士兵今寇賊所至在在崩潰者無他守令
不兼兵士著之師少也既無兵權寇至束手惟有逃耳雖
其人之不肖亦事勢使然也昔成周卒旅軍帥統於邠遂
大夫漢則郡國民兵領於太守唐則諸道府兵領於刺史
臣愚謂宜慎擇守令假以兵權省召募而專料士兵古者
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此民數也五人爲伍五伍

爲兩四兩爲卒此兵數也然則五與十者先王所以分民
卽將之所以治兵也守令治民卽治其伍有故則猝然爲
百人之集守領治兵但治其隊有故則猝然爲千萬人之
集以民食膳民兵久則守令皆良將而郡邑皆金城昔句
踐以生聚教訓殪夫差光武以春陵子弟殲尋邑小如馮
驩之用薛尹鐸之用晉陽皆未嘗募烏合以戰射狼者得
強富之本計也一日達小民之情以禁貪暴夫天之去地
不可計道里然天所爲者皆及於地而地物無一不暴於
天中無障隔故也人主高居如天天下之情僞與萬物之
求暴於天無以異乃上澤不下於民民恫不達於君者則
中間之障隔者多也今牧吏殃民罔極監臨未必知知未

必言甚有貓鼠而倒置黑白者天地之通承絕矣臣愚謂
宜頒詔中外許民詣闕自陳或引見耆老而詢之則吏奸
無可藏而貪暴之風可輯矣民之利害得則守令賢否得
舉錯之得失亦得故詢事在下而萬情可盡也周禮外朝
列庶人之位而太僕有鼓以達窮民故君安坐而見天下
之事文武成康稱明君由此道而已高皇帝微時親見貧
官壽民及定天下於府州縣制申明亭老人頒聖令一道
官有爲民患者耆老奉令至公廳直諫三諫不悛者老赴
京奉聞以憑挈問高帝豈樂民之以下訕上哉不得已也
願陛下力復祖制也一日罷捐借講屯練以足兵食國初
九邊腹裏各有屯田有官屯民屯商屯腹屯邊屯諸法所

謂養兵百萬不費民間粒粟者此也承平既久侵沒難問然按籍履畝大半可稽法當精覈故田簡汰軍衛漸復祖制今軍寇蹂躪之餘必有無田之人與無人之田誠得忠勤廉幹之人或民屯如虞集之策或兵屯如李泌之謀此皆可計歲責效者不然變通屯練之法合計一城分幾坊坊有長一坊分幾甲甲有長甲統於坊坊統於屯練之官陰以兵法部勒之官訓其長長訓其屬有技有試有董勸平居各食其食無額支之糧有警各伍其伍戰守相敵而動在城守城在鄉守鄉法似保甲而警策過之意似雄邊而不煩抽丁貸粟因民各保身家之心爲捍衛封疆之用又就簡練什伍中密察才力出羣者假以事權於是貴介

得以撫用健兒單寒得以僱募於殷富卽睚眦可化爲同澤同袍萬衆一心於強寇何有乎此則隨地隨時可施行者否則捐助借助於上似無賴而薄廉恥於官則貪婪而廢國法於民則斂怨愁而生意外之虞可爲憂危者此也

一曰審形勢以圖恢復明詔初下決計親征謀者多謂直指錢塘臣愚以爲魯國畫疆而守文武不憚征繕宜下濕詔卽以兩浙委之夫漢高捐齊楚以與信越光武委河西以與竇融究之齊楚河西皆歸於漢今北軍分道以攻江南閩豈能分道禦之使宗子果能人自爲戰豈非維翰維城之藉哉大兵惟當直取江右江右披山襟湖可東提兩浙西率荆湖控閩粵三方輻輳上游以望孝陵不然則

急駐荆南控湖北以制中州引滇黔而接巴蜀庶幾風雲
空闊豪傑必攀附而來若羈旅閩中指臂不靈兵食肘露
恐日月逾邁朝氣漸衰非日關百里之洪謨矣一日奮乾
健之行以作士氣臣愚謂中興之君視創業尤難創業之
君臣同起於患難志有進而無退今共事者大半承平優
養之餘捐軀意少懷土情多稍見凶危輒生退阻臣嘗恨
宋高有李綱爲之相韓岳爲之將卒奄奄不振者本其苟
且偷安之心牢伏於中故汪黃秦檜得窺見其隱而牽制
之也光武起自舂陵不數年而天下定雖其恢廓大度委
任得人究其根本乃在戰昆陽渡滹沱懸濱危阨而不阻
及其拔邯鄲擊銅馬徇燕趙皆親履行陣熟習艱險有以

鼓勵將士之氣也今六飛遠駕雖曰天子自將待邊實同
草昧起義之舉耳鑿凶秉鉞者文也共飢渴同甘苦自夷
於士卒者實也禮下召對降抑神聖者文也分痛瘡同禍
福自偶於庶僚偏裨者實也臣願陛下戒宋高法光武則
忠智効死天下歸心南北不混一者未之有也疏入隆武
帝大悅謂魯留心世務乃有用之才授工部主事十二月
移蹕建甯時三關單危禁旅不滿千所調之兵隨到隨遣
新募者或未成旅一路有警輒空營赴之魯奏言不定營
制不簡精銳聽其逍遙逐隊雖源源踵至恐左右終無一
兵語云葵猶衛足豈有萬乘而孤露無衛乎已聞魯監國
棄浙航海魯奏言藩籬已撤卽重兵扼險猶慮不濟况關

兵撤近安海四境蕩無鎖鑰人情泮渙忠義灰心去闔當
如避焚扶網別任格人以共濟大業隆武帝以疏語指斥
芝龍留中不發會汀州報流寇攻上杭魯因言急守莫如
汀城急練莫如汀兵此爲嶺嶠咽喉務令呼吸相應上嘉
歎之改職方主事以新銜領敕印兼道抵汀而流寇已圍
上杭時七月下旬矣魯與汀帥周之藩謀謂大駕且幸汀
而上杭固不解則禍變且生意外投檄賊營營曉之賊果
捧檄色動魯乃單騎詣賊壘把其魁張某之臂曰幸甚諸
君值魯乃富貴催人也賊愕然問故魯曰天子早晚入粵
東諸君部勒一軍爲護衛便爲禁旅親軍矣恩賚逾他營
一等粵地繁富十倍閩中諸君食園餉佩將印豈非富貴

逼入乎諸賊合聲稱善魯曰客營淡泊當取豚酒相勞因刑牲歃血曰從此爲一家人矣安插定乃入杭宣布屯練節目卽前封事中所條陳者杭民丁某獨不欲曰驅羣羊而搏猛虎自詒伊戚耳魯罵之曰爾生父且不識又識保衛鄉里邪蓋丁嘗棄其父而謀爲富民之繼子者也俄而汀州變聞魯痛哭入幅員山丁某昌言於衆曰

天清兵至拒命者屠城滿城血肉豈易李宦數莖頭髮邪衆惑之擁魯還城將以獻於我貝勒魯曰我自行我意聞苦何事此豈狂國人人浴矢不許一人潔身邪因椎心大哭血淚迸落久之聲氣不續則絕吭死矣時九月五日戊申也上杭人始有太息悔之者諸生鄒嘉善聞之而輟食自糲

死也

攷曰本
寒支集

臣肅曰嘉慶川楚之亂知府龔景瀚上堅壁清野議

睿皇帝嘉之用平教匪

今上皇帝御極之元年粵匪竄湖南華陽卓相國請舉行之未及刊布而楚北已失陷粵匪乘勝踞金陵肅謀之溫北屏大令師其意小試之城邑獲全然則魯所言屯練之法與其上撫軍書誠殄賊安民之良策矣李世熊謂魯操不死之藥進腸胃已絕之人蓋惜其見用之晚也有王者起必來取法世熊豈過譽哉

明前大學士蔣德璟卒於泉州

初德璟見鄭師逗留自請行關確察情形至則事無可爲

告病去

王師以九月之八日至泉州德璟絕食死先數日鄭芝豹閉城索餉不應卽焚殺俄報

王師至乃奔安平

明魯富平將軍張名振奉監國魯王至舟山守將黃斌卿拒不納

名振字侯服江甯人崇禎癸未官台州石浦游擊魯王監國加富平將軍與舟山黃斌卿相犄角議由海道窺崇明擾三吳以爲錢塘之援未行而江上兵潰監國脫方國安之厄走至石浦之南田名振棄石浦扈從會斌卿誘殺王鳴謙叛將張國柱悉定海之眾攻舟山斌卿求救名振遣

水營將阮進以四舟衝國柱營破走之名振既與斌卿為兒女姻又拯其危乃勸斌卿納監國斌卿不從永勝伯鄭彩適至以其軍扈監國入閩遂於十月丁酉發舟山

本行

朝錄諸書云水營將阮駿誤也辨見後

冬十月丙子我

大清兵克明忠誠府督師大學士兵部尚書楊廷麟兵部侍郎

左副都御史江廣總督萬元吉吏部尚書郭維經等死之

時援師先後抵贛營城外軍聲頗振諸將請戰元吉謂必待水師至並擊之水師帥羅明受者故海盜也兵部主事王其宏言明受桀驁難制若慈母之奉驕子今且水涸巨舟難進豈能如約不聽及水師至

天兵夜截諸江焚巨舟八十死者無算明受遁去於是雲南兩
廣軍皆自潰諸營一空城中惟維經部卒四千人城外惟
水師後營一千人而已旋聞隆武帝被難汀州全城氣索
是月四日天霧且雪

王師乘夜登城廷麟督鄉勇巷戰黎明城上礮炸城裂遂陷廷
麟走城西清水塘自沈死將士擁元吉奪門出元吉嘆曰
大事去矣爲我謝贛人使闔城塗炭者我也我何可獨生
遂投江死維經入嵯峨寺自焚死同時死者彭期生字觀
民海鹽人萬歷辰進士以兵備僉事駐吉安城失走贛
州偕廷麟招降峒蠻加太常卿城破冠帶自經死楊文薦
京山人崇禎進士歷官給事中被執送南昌絕粒死姚奇

捐字有僕錢塘人崇禎癸未進士知南海縣行取進京授
主事改御史偕維經赴援亦入嵯峨寺自焚死吳世安歸
化人以廷麟薦授監紀推官客有以危邦不人尼之者曰
士死知己吾敢負楊公邪入城分守客復勸其微行出險
世安正色曰以身許人臨危而去之乎去城半武非吾死

所也扶病登埤彈貫左膊死

攷曰世安事諸書不載此据寒支集補

主餉通

判唐周慈零陵人元吉門下士偕入江死

攷曰拂沅湘耆舊集

此外

文臣可紀者兵部主事周珣被磔死推官署府事吳國球

贛縣知縣林逢春通判郭甯登同知王明汲

攷曰金訓導增人

徐君鼎胡董明皆被執見殺君鼎一門殉焉武臣可紀者

副將馬觀鵬方乞假歸娶聞警力戰死都督僉事劉天驄

參將朱永盛衛千戶孫經世與其弟緯世絃世監紀軍務
聶邦晟與其子士熾士煥俱闔門死參將陳烈有弟某先
降衆疑之烈誓死疾鬪及被縛其弟勸降不聽臨刑顧謂
贛人曰今日方知我無二心也在籍及流寓之官紳可紀
者兵科給事中萬發祥吏部主事龔棻戶部主事林琦兵
部主事王其宏及弟其隆黎遂球曾嗣宗錢謙亨于斯昌
工部主事柳昂霄中書舍人袁從諤劉孟鈞劉應試廣東
提學副使符邇中及其兄述中皆不屈被慘死前河南同
知盧觀象攷曰亦作象觀一門男婦沈水死馬平知縣謝讚及子
盾繡從子盾斗自縊死判官周世光攜幼孫沈水死士民
可紀者舉人劉日佳貢生楊萬言諸生董纘卿馮復京余

學義歐陽麗天諸生郭必昌金之杰袁汝健莊某咸與母
妻子女偕死王統王純自經文廟死周葵陳君猷自焚死
又流寓之廬陵諸生段之潭新喻蕭瑛甯都楊燧亦及於
難焉其微賤可紀者鄉約謝明登攜妻子投井書工趙廷
瑞自盡又有熊國本者織人也入忠誠社最力被執見贖
令令舉人也叱之曰爾織人何知義國本曰我織人不知
義舉人願當不義邪遂斬之

攷曰本撫
遺卹諭攷

臣竊曰觀贛州死事之烈可以見楊萬諸公忠誠之結撫
循之勞矣此與史閣部之守揚州瞿留守之守桂林後先
輝映日月爭光事雖無成可無恨矣

丙戌明兩廣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瞿式耜奉桂王由榔監

國於肇慶府

王諱山榔神宗之孫桂端王常瀛少子也崇禎九年封永明王十六年張獻忠陷衡州王由永州入粵西爲賊所執繫道州征蠻將軍楊國威遣部將焦璉攀城破械出之王病不能行璉負王趨渡河獲免南都之亡也廣東在籍尙書陳子壯將奉端王監國會隆武帝立議遂寢端王薨於蒼梧長子安仁王由檢襲封旋病卒安仁王英明有知人鑒嘗謂君安可寄社稷臨難不奪大節者惟司馬瞿公一人疾篤召式耜入顧謂王曰國家事一聽瞿先生處分因自言爲再生伽藍而弟亦羅漢也先生好輔之隆武帝以王襲封詔中有天下王之天下語又嘗語羣臣曰永明王

神宗嫡孫朕無子後當屬諸賢汀州變聞魁楚式相與巡
按御史王化澄鄭封知府朱治憫錦衣衛僉事馬吉翔太
監龐天壽等議監國而舊臣呂大器李永茂晏日曙湯來
賀董天閔周鼎瀚方以智林佳鼎程源等先後至僉謂王
統系正賢而當立桂太妃王氏召王人宮誨之曰兒非治
世才何苦以一朝虛號塗炭生民南中閩中可鑒也又告
諸大臣曰諸臣何患無君願更擇可者魁楚等請之堅乃
以是月十四日丙戌監國肇慶祭告天地宗廟以府署爲
行在頒詔楚滇黔蜀

明以丁魁楚爲東閣大學士兼戎政尙書呂大器爲東閣大
學士兼兵部尙書瞿式耜以大學士兼吏部右侍郎攝尙書

事

王化澄以下進官有差大器未幾以病去李永茂亦自請終制故不敘擁戴功

明封李明忠爲武靖伯

明忠江西人狼兵帥也奉閩中詔協勦江西率潯州兵六千赴之至三水聞汀州之變乃返肇慶預推戴

壬辰明湖廣督師何騰蛟巡撫堵允錫奉表桂王勸進明以馬吉翔郭承吳巖雲從吳繼嗣爲錦衣衛使

吉翔北直人繼嗣涿鹿人王之自永州奔粵西也過道州州人不納反索賂焉賴繼嗣夫婦以肩輿衛王及太妃於難王失金冊繼嗣亦失所佩州印及楊國威復州城獲州

印而繼嗣亦獲金冊獻焉

徐肅曰常事也何以書譏恩倖之濫且爲吉翔亂政張本也

明進定蠻伯劉承胤爲侯鎮寶慶

明復以王坤爲司禮監秉筆太監

坤於崇禎時督餉宣府驕恣不法嗣改名肇基事宏光帝於南都將督閩粵銀餉高宏圖阻之不果入閩不見用流寓粵中或曰坤事隆武帝遭難後始自汀州來也時宮府草創以坤習故事留爲司禮秉筆頗弄權而外廷亦遂有黃緣以進者戶部郎中周鼎瀚以內批改給事中瞿式耜曰鼎瀚有推戴功應升卿寺破例而改非升也何以示新

政然鼎瀚志在給事竟由坤得之王化澄以巡按御史陞
升兩廣總制既以庸懦受代復進右侍郎掌中樞以尋以
墨敕升尚書凡倉卒西幸羣臣要留不得者皆坤爲之也
徐禔曰書曰復以何傷宦官之禍與明相終始也

我

大清兵取明興化知府劉永祚死之

次日本郵論敘而
福建通志不載

我

大清兵取明漳州漳南道傅雲龍知府金麗澤知縣涂世名死
之

麗澤不知何許人知漳州府廉靜有爲嘗討平亂賊廖淡
脩

王師入漳與道臣傅雲龍知龍溪縣涂世名同日死之世名字

仲嘉新城舉人長子常吉僕黃錫黃羊王亨蔣三同殉難

漳人士素德世名醜金歸其櫬言之有泣下者

攷日本福
建續志南

畧於雲龍麗澤之死載或云既降授原官爲鄉民
所殺今按續志則死節無疑附志之見南畧之註

十一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攷日本劉湘客行在陽城又陽秋
載順治四年正月丁未日食按丁

未乃初五日不應有日食疑
日光有變而誤以爲食也

明大學士丁魁楚太監王坤以監國桂王奔梧州

魁楚聞贛州報與坤議奉王避之梧州瞿武相曰今日之

立爲祖宗雪仇恥宜奮勇以號召遠近苟外棄門戶內豈

蕭牆國何以立不聽

丁未明前大學士蘇觀生立唐王聿錫於廣州

聿鏘隆武帝之第四弟也封爲唐王以主唐祀觀生之駐南安也閩事急不能赴援旣而贛州亦破退入廣州主事陳邦彥勸以趨惠潮扼漳泉以保兩粵不從聞丁魁楚將立監國造邦彥至肇慶勸進貽書魁楚欲與共事魁楚拒之觀生乃自南韶旋師適聿鏘浮海至廣州有番禺梁朝鍾南海關捷先倡兄終弟及議觀生遂與舊輔何吾驕侍郎王應華曾道唯布政使顧元鏡以是月二日擁聿鏘入城立爲帝改元紹武以都司署爲行宮招海上鄭百馬徐四姓盜授總兵官以與肇慶相拒封觀生爲建明伯與吾驕應華等並拜東閣大學士分掌諸部按日舉行幸學大閱郊天祭地諸鉅典一月覃恩數次舉朝無三品以下官

凡宮室服御鹵簿倉卒不辨通國奔走夜中如白晝至有
假冠服於優伶者

徐奩曰蘇觀生之立聿錫與張國維熊汝霖之立魯王有
以異乎無以異也觀生拒承歷之詔與國維汝霖之拒闕
詔有以異乎無以異也則曷爲於國維汝霖則予之觀生
則否也夫邪正之分公私而已矣南都初覆浙東無主國
維汝霖援吾國有君之義招集義師追闕詔之來領事勢
已不可中止匪動於功名之私也至承歷之監國觀生已
知之矣且奉表勸進矣徒以魁楚之拒遂爲廣州之圖劫
朝猛之相爭忘晉鄭之夾輔念起身家禍延宗社烏得與
蓋臣比烈哉

明無錫生員王謀起兵謀復常州敗死

謀字獻之無錫人本姓杭嗣王氏遂因其姓焉素精筮法將起義筮之下吉再筮兆益凶怒擲課筒於地率鄉兵萬人於是月十一日夜薄郡城知府蕭某登城望之見城外兵白布抹首曰賊夜至必非民兵親率師開門逆戰擒一人斬之擲其首級謀眾遂驚潰被獲罵不屈蕭守異之久之眾越獄謀獨不去遂見殺

甲寅明監國桂王還康慶

從瞿式耜議也

丁巳明鄭芝龍降於我

天清

王

師既畧定興化泉漳諸郡進逼安平鎮之龍軍容烜赫礮聲震天地自恃先撤關兵有大功謂降紳郭必昌曰我懼以立王爲罪耳既招我何相逼也貝勒乃退軍三十里而馳書告之曰吾所以重將軍者以將軍能立唐藩也人臣事主苟有可爲必竭其力若將軍不輔立吾何用將軍哉且兩粵未平令鑄閩廣總督印以相待吾欲見將軍者商地方故也芝龍大悅其子成功諫曰閩粵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馳驅若憑險設伏收人心以固其本興販各港以足其餉選將練兵號召不難矣夫虎不可離山魚不可脫淵離山不威脫淵則困願吾父思之芝龍拂袖起成功出告鴻達達壯之人語芝龍曰夫人生天地間如朝露耳能建

功立業垂名異世則亦時不可失也吾兄當國難之際位極人臣苟時事不可爲則弟亦不敢虛鼓唇舌况兄尙帶甲數十萬舳艫塞海糧餉充足輔其君以號召天下豪傑自當響應何委身於人此弟爲兄所不取也芝龍曰甲申之變天下鼎沸亦秦失其鹿故

滿朝得而逐之今已三分有二若振一旅而敵天下之兵恐亦爲不量力也乘其招我全軍歸誠棄暗投明擇主而事古豪傑亦有行之者矣鴻逵曰然亦不可不爲之慮芝龍曰人以誠待我我以誠應之何疑焉時成功已率所部遁金門芝龍召之同行不從復書曰從來父教子以忠未聞教子以貳今父不聽兒言倘有不測兒只有縞素而已芝龍

嗤其狂悖率五百人詣貝勒於福州握手折箭爲誓芝龍
遂薙髮降宴飲三日貝勒謂內院諸人曰芝龍桀黠多智
今大隊不來而單騎至此實有觀望意縱之去恐有意外
憂不如挾之北上則蛇無首其跡無能爲也乃分隸其五
百人於各旗令莫能相見夜半忽拔營起芝龍曰吾子弟
素非馴良今擁兵海上脫有不測將奈何貝勒曰此無與
爾事亦非吾慮所及也芝龍既北行鴻逵成功皆率所部
入海芝豹獨奉母居安平

庚申明桂王卽皇帝位於肇慶府

丁魁楚聞廣州唐王之立謂不卽位無以厭人心而號召
天下乃以十八日庚申卽位於肇慶仍稱隆武二年以明

年爲永歷元年大赦天下

攷曰臺外絕謂口卽位非也今從

十二月十八

是日和風旭日有五色大鳥從南來集殿上士民歡呼謂

中興可卜初王於寶鼎寺禮肉身佛佛忽起立益信安仁

王羅漢之說不誣云

攷曰本粵游見聞

明追上桂端王尊號

攷曰陽秋云桂端王是也諸書或言爲桂恭王當是以福恭王而誤浴月黃宗

義行朝錄錢秉鑑所和錄可證也

上尊號曰端皇帝廟號興宗

明尊桂太妃王氏爲慈甯皇太后生母馬氏爲皇太妃

攷曰黃宗

義行朝錄謂尊太妃王氏爲孝正皇太后生母馬氏爲慈甯皇太后誤也參攷諸書則馬太妃之冊尊爲太后在王太后薨於田州之後卽位時未稱尊也所云慈甯皇太后者實王太后然則何以加慈甯字蓋桂端王元妃沒後以王氏爲繼妃故加慈甯字以別於元妃所云孝正皇太后者乃王太后崩後尊諡之號黃宗義立於魯王之朝於粵中事多得之傳

開今以錢秉鑑所知錄證之
知慈甯爲王太后無疑也

太妃王氏桂端王繼妃性慈惠通知大體王之奔梧州也
太妃呼省臣李用楫台臣程源面呵其棄逃無固志諸臣
皆伏地引罪故曰粵事說以斥
諸臣爲馬妃事至是冊尊爲皇太后弟國
璽封武靖伯馬妃王之生母也兄子九功封鎮遠伯

明冊妃王氏爲皇后

王妃吳人父畧嘗爲粵中郡守遂家於粵妃素閑靜入宮
後侍兩宮能盡禮至是冊爲后畧封長洲伯

明遷上隆武帝后尊號

時粵中聞帝后就執未知凶訃也上帝號曰思文皇帝后
曰思文皇后

明進督師何騰蛟爲武英殿大學士加太子太保

明以瞿式耜爲文淵閣大學士

明以朱容藩掌宗人府事

容藩楚宗人無賴不齒於王府逃入左良玉軍中冒稱邵王諸將惡之容藩走南都賄馬士英請以鎮國將軍監督楚營殘激變闖賊餘黨入楚容藩復入賊中稱楚王世子賊大喜欲立爲王旣疑其詐也乃止是時赴行在言賊中情形甚悉丁魁楚信之薦於朝故有是命

明命兵科給事中彭耀主事陳嘉謨宣諭廣州蘇觀生殺之前大學士陳子壯移書瞿式耜請興師東向以靖唐藩王曰先遣官諭之俟其拒命討之未晚乃遣耀燧順德人舊

爲秦令有能聲既奉命過家拜祖廟託子於友至廣州以
諸王禮見備陳天潢倫序盛國先後語甚切至且諭觀生
曰今上神宗嫡胤奔然靈光大統已定誰復敢爭且閩虔
既陷強敵日逼公不協心戮力爲社稷衛而同室操戈此
袁譚兄弟卒并於曹瞞也公受國厚恩乃貪一時之利不
顧大計天下萬世將以公爲何如人也觀生怒殺之嘉謨
亦不屈死時陳邦彥亦奉王命齎救還諭聞燿等被殺乃
遣人以救投觀生致書曉以利害既聞林佳鼎之敗乃變
姓名入高明山中

明加陳子壯中極殿大學士兼兵部尙書節制兩廣江西福

建湖廣軍務

隆武帝嘗欲相子壯子壯以前議宗室階換事有宿憾辭不行既蘇觀生將立聿錫阻之不得乃退居南海之九江邨陰致書瞿式耜請兵東向故有是命會

王師入廣州道阻不得行

明以兵部右侍郎林佳鼎督師三水

明以蕭琦爲兵部尚書晏日曙爲工部尚書周光夏爲都察院都御史

癸亥明前大學士傅冠被執至汀州不屈死之

冠之寄寓泰甯也主門人江亨龍家亨龍小人也初以閩部名執弟子禮既懼爲居停累乃自首而遺其子養源走告冠曰江隨父子白

清帥欲生得公矣養源家百口公是視耳蓋江隨前爲冠受杖
故養源以此誑冠冠不悟也但曰一死報國吾事已畢徑
自投繯養源跪抱冠曰公不生見

清帥江氏百口立碎矣顧指莊客輩曰卽此族何辜忍令爲血

池乎遂昇冠就道夜私起投溪爲守者所覺次石牛關捨

頭欲死守者復阻之過羅漢嶺見新墳輿者曰此忠誠伯

周之藩墓也泣拜題詩而去

攷曰詩云開道延津簇羽騎
翠風飛越五雲迷汀州草色

空迎輦誰覆
周郎裹草屣

至汀州李成棟延之上坐曰公大臣也但遵

制薙髮保公無他冠詫歎曰自冠裳以來有髡頭宰相否

成棟復進曰公髮種種矣與髡何異但稍加鍍掩衆目卽

可掩曲報聞耳冠厲聲曰汝知千古有文文山乎我鄉先

進也吾鄉無髡頭宰相但有斷頭宰相耳成棟白是不復
言然禮待甚厚飲食必備成棟既率兵入廣鎮將李發待
冠如初一日對弈局罷發文書忽請曰公必不順命者今
奉令旨收公矣冠欣然起曰早畢吾事爾之賜也整衣冠
向南拜曰臣負國無狀死不足贖復向西拜曰祖父暴骨
惟冠之辜索筆題詩於壁引頸受刑發部卒皆涕落無忍
加刃者賞之亦不應惟知府李蘭友家丁某受賞而施刃
焉是日晝晦悲風震瓦汀人無不掩涕

攷曰寒食集載冠於丙戌十一月二

十一月一日死汀州與諸善合而臺澎外紀謂死於丁亥十一月二十一日誤也冠題壁詩曰白髮蕭蕭已數莖孽孽冤何必若拙尋拚將一副頭顱骨留取千秋不貳心又詩云憤血已成空往來徒回首國難與家仇永訣一杯酒幻影落紅塵倏忽成今古名望重如山

此身棄如土亦冠難中也

家人傳國槨葬其骸於羅

漢嶺與周之藩墓相望首在函中忽吐白光時示夢於獄
囚祈卜皆奇驗己丑三月冠之子乞骸骨歸葬始合身首
殮之竟體作黃金色舊衣二領棄墓側風雨經年出色如
故行道見者呼爲相公衣後甯化邱賴二生被襲而歸每
以示人蓋有歎且泣者

徐孺曰冠生平相業無所展布獨其從容赴義視死如歸
幾於求仁得仁者之無怨悔豈爲忠臣易而爲良臣難哉
冠於思宗時入閣以雍容靜鎮之相遇剛愎苛察之主鑿
杓之不入故展布之爲難也嗚乎狄慶鋤袁陶殺族李翼
而長者反而墜予不敢謂冠作相之無才而轉惜其知人
之不哲矣

丙寅明鄭彩奉監國魯王次中左所尋改次長垣

中左所亦名鷺門卽廈門也初鄭芝龍密令彩執監國歸命彩不可乃匿監國而以南夷貌類者服監國冠服居舟中謂守者曰事急則縊以示之會成功起兵海上駐劄中左所以唐魯舊嫌意不欲奉監國稱明年爲隆武三年於是彩奉監國改次長垣

庚午明李明忠敗廣州兵於三水

廣州遣番禺人陳際泰督師犯肇慶武靖伯李明忠自韶州入援戰於三水大捷俘斬八百餘級際泰遁去

十二月癸酉朔明招討大將軍忠孝伯朱成功起兵海上以圖恢復

成功雖受殊恩實未嘗與兵柄已聞芝龍北去乃悲歌慷慨攜儒巾藍衫赴文廟哭焚之曰昔爲孺子今爲孤臣向背去留各有作用惟先師昭鑒之自金門回安平會閣部路振飛曾櫻設高皇帝神位誓師恢復有本藩乃明朝之臣子縞素應然實中興之將佐披肝無地冀諸英傑共伸大義之語用招討大將軍印稱罪臣國姓成功出家帑犒軍以洪政陳輝爲左右先鋒鎮楊才丁鎮爲親丁鎮郭泰余寬爲左右護衛鎮林習山爲樓船鎮柯宸樞楊朝爲參軍杜輝爲總協理訓練士卒整飭船隻往來島嶼以觀變徐鼎曰紀年於鄭成功之事悉書賜姓何嘉其志不忘明史例也克用有勛之於唐成功其庶幾乎

甲戌明林佳鼎與廣州兵戰於三山口敗績以王化澄代之
三水之捷佳鼎有驕色故與廣州總兵林察相善察使海
盜詐降佳鼎信之乘勝追至三山口東南風大作廣州兵
以火攻之僉事夏四激赴水死李明忠登岸列營泥淖深
三尺人馬盡陷明忠以三十騎走免肇慶大震內批以王
化澄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代佳鼎督師瞿式耜奏內
批用人非興朝舉動不聽攷曰諸書皆云佳鼎死按臺
灣外紀佳鼎後歸於鄭成功

明以王化澄爲兵部尙書

時駕將幸梧州兵部尙書呂大器請留守東方乃入韶州
尋入蜀王以化澄行尙書專化澄金溪人崇禎甲戌進士
乙酉南都授御史巡按廣東

明起復前兵部尚書李永茂爲東閣大學士知經筵

永茂永城人崇禎丁丑進士官給事中北都陷被賊掠宏
光時授南贛巡撫嘗抗

大清兵加兵部尚書丁憂歸預擁戴功自請終制至是進大學
士以守制不入直專知經筵永茂疏薦十五省人望十五
人御史劉湘客預焉太監王坤啓視不悅塗抹十四人名
而黜湘客永茂怫然曰茂以十五省人進非私也斥湘客
者斥茂也卽日解舟去瞿式耜疏言大臣論薦固其職司
禮輒去取其間何以服御史何以安大臣坤復疏薦海內
人望數十人式耜言司禮抑人固不可薦人更不可吏科
部給事中劉蕡亦疏論內臣薦人之非王怒奪蕡等官式

和力持之乃寢尋擢檢討方以智爲中允改湘客爲編修
充經筵講官坤不悅且疑劉鼎疏出以智手以智乃棄官
去湘客西安人

明下御史童琳廷杖大學士瞿式耜疏止之

琳劾都御史周光夏越資序題私亂臺規王怒下琳廷杖
式耜言新政未布何可杖言官乃止

丁亥降將李成棟以我

大清兵取廣州明唐王聿錫俎大學士蘇觀生自殺太僕寺卿
霍子衡死之

觀生本無猷畧既兼綜內外事益愒晉惟關捷先梁朝鍾
是任有楊明競者潮州人好爲大言詭稱精兵滿惠潮間

可十萬印授明競巡撫又有梁鑿者妄人也觀生謂其才
用爲吏科都給事中與明競大納賄賂所招海盜白日殺
人懸諸貴官之門以示威內外大擾

王師已下惠潮長吏皆降附卽用其印移牒廣州報平安觀生
信之丁亥望日聿鑄視學百僚咸集或報

大兵已逼觀生叱之曰昨潮州報無警烏得遽至此妄言惑眾
斬之如是者三兵臨城下觀生猶疑爲海盜已自東門入
始召兵登城戰倉卒不能集城遂陷聿鑄方聞射急易服
踰垣匿王應華家俄爲追騎所獲饋之食不食曰我若飲
汝一勺水何以見先人於地下遂投獄死周益遠等二十
四王俱遇害觀生走梁鑿所問計鑿曰死爾復何言觀生

入東房鑿入西房各拒戶自縊鑿故扼其吭氣湧有聲且推几仆地觀生信其死遂自縊明日鑿獻其屍以降梁朝鍾者亦自到死大學士何吾騶率官紳投誠乞修明史時有吾騶修史真堪羞死之語亦有已降而復爲明官者碌碌無足述惟太僕寺卿霍子衡殉節可紀焉子衡字覺商南海人萬曆中舉於鄉由海康教諭遷國子監助教累官戶部員外郎授袁州知府解職歸肆鋤召爲太僕寺卿城破語妾莫氏及三子應蘭應荃應芷曰臨難毋苟免若輩知之乎三子曰惟大人命子衡援筆大書忠孝節烈之家六字懸諸中堂朝服北向拜又易緋袍謁家廟先投井死妾從之應蘭偕妻唐氏及一女繼之應荃應芷偕其妻徐

氏區氏又繼之有小婢見之亦從死惟三孫得存

臣璵曰蘇觀生霍子衡梁朝鍾皆死於廣州之難者何以別白書之綱目於梁之亡也敬翔段凝則曰伏誅王彥章則曰死之此其例也觀生挾屏王爲奇貨私擁戴爲首功登用匪人葢若兒戲黃宗義許爲苟息之不食言過矣紹武亡國之正追配思宗名之何別於隆武帝且以尊桂王也

丁酉明桂王奔梧州以朱治憫爲兩廣總督

王

師曰通司禮王坤趨王西避之式耜夜掉小舟留駕曰我兵

水陸鳧至三水可上下楫也王不能用式耜請身留筆慶

朱容藩曰左右所恃惟式耜一人式耜留則上行益孤乃

以肇慶府同知朱治憫爲兩廣總督守肇慶王舟西上式
起部署五日始疾趨抵梧而王西行又五日矣治憫字子
暇嘉興籍天啓辛酉舉人

明黃毓祺徐趨襲江陰不克趨死之

毓祺趨之起兵行塘也江陰破乃亡命淮南與其黨樓山
中是年冬偵城中無備率王春等十四人來襲不克十四
人皆死趨被獲見縣令劉景綽長揖不跪左右叱曰非爾
父母官邪趨厲聲曰此故明降臣何父母爲令壯其志擬
釋之言吾知子非謀逆者豈有所親在獄欲篡取之邪曰
我何親在志不忘故國耳令曰若然子必死耳曰我固不
欲生而遂爲此也令曰子誠奇士吾將薦之以官趨乃笑

曰汝爲明進士位至監司亦不庠矣今降而爲令汝且不能自擇而爲我擇官乎令曰吾非不得已徒以吏隱耳曰汝外吏欲去則去天壤甚寬何致含羞苟活貽青史玷哉令大慚連呼送獄明年正月八日被殺已而捕同謀者毓祺旣遠逸乃收其二子大湛大紅兄弟爭死後輸入官配功臣家鄉人斂金贖之教授弟子學行不愧其父毓祺於己丑三月死於故教之獄

我

大清肅親王豪格誅獻賊於鳳凰山

賊寶甯守將劉進忠部下多蜀人獻忠謀執之而坑其衆漏言於闖者一軍聞之皆逃會

王師西征至漢中進忠歸命具言獻忠在順慶之金山鋪爲西
充鹽亭之交境去此千四百里疾馳五晝夜可及肅王命
導師疾行至西充之鳳凰山會大霧潛勒軍登山賊謀者
知之以告獻忠素驍又以進忠守朝天關不虞

大兵之至也斬之如是者三肅王揮鐵騎促之時方辰食獻忠
衣飛蟒半臂含飯率牙將數十人倉皇出視進忠指善射
者章京雅布蘭射之一矢中額訝曰果然逃伏積薪下曳
出磔之尸諸蔽門士女往斫之骨肉糜爛殆盡或剖視其
心黑如墨埋屍處叢草如棘誤觸之輒成大癩亦時見黑
虎守其旁

臣肅曰稗官家言成都鎖江橋有迴瀾塔獻賊毀爲將臺

穿穴得古碑篆文曰修塔余一龍坵塔張獻忠歲逢甲乙
丙此地血流紅妖運終川北毒氣播川東吹簫不用竹一
箭貫當胸炎興元年諸葛孔明記語怪者侈稱之燕獨嗤
其妄也夫武侯前知之說不見正史其出師表一云難可
逆料又云非所逆睹是武侯於鞠躬盡瘁切己之事尚不
以前知自許獨奈何取千百年後不知誰何之事不知誰
何之人而冥測之乎食少事煩胡暇爲此且卽測而知之
矣且勒石以紀之穿土以埋之此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爲
相臣有此舉動通國宜相播聞何待千百年後始掘土而
出之哉此類不經之談唐宋小說家猶不見有明人士不
學而嗜奇故傳說者多近日粵匪肆虐亦傳有掘碑之事

疑皆不學者踵前人陋習而妄言之妄聽之否則作逆者
僞爲之以惑人心如牛腹帛書類也故因論獻忠事而剖
其愚焉

獻賊餘黨陷明佛圖關平蜀侯總兵曾英死之

英駐軍江上商民避賊者依英以自固因之成市賊黨孫
可望等突至佛圖關英部將李定余仲李占春等逆戰可
望等皆窮寇死鬪李定等失利而余仲卽入營縱火眾大
亂英中矢以顛於河而歿占春與于大海率殘卒二千人
退入涪州英福建人果立戰功粵中封平蜀侯威名爲賊
所憚嘗欲屯田於重慶而督師王應熊不許識者惜之

獻賊餘黨陷明綦江

翁某妻康氏爲賊所獲不屈死又羅氏女年十四投水死
我

大清兵取重慶明巡撫馬乾死之

初乾既復重慶賊遣劉文秀以數萬衆來攻乾固守曾英
援兵至賊敗還是時

兵追賊餘黨至重慶乾出禦敗死

小腆紀年增攷卷第十三

鎮甯宋左夫光伯
秦順林太冲
福州劉定甫宗善
同里葉汪達利

參校